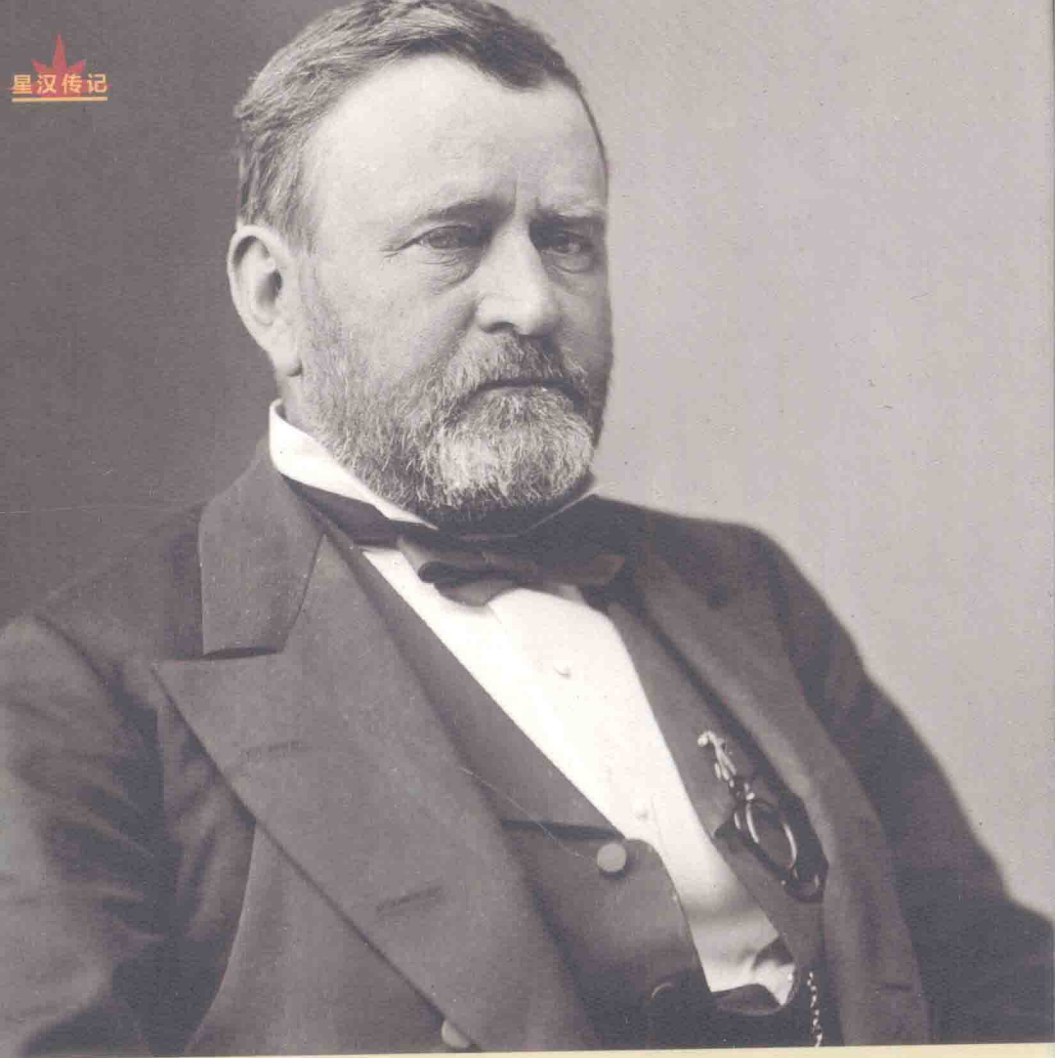




尤利西斯·格兰特传

Ulysses S. Grant: The Unlikely Hero

Michael Korda

不像英雄的英雄

〔美国〕迈克尔·柯达 著

李曦华 译

尤利西斯·格兰特传

〔美国〕迈克尔·柯达 著

李曦华 译

Ulysses S. Grant: The Unlikely Hero

Michael Korda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尤利西斯·格兰特传 / (美) 柯达著; 李曦华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3

(星汉传记)

书名原文: Ulysses S. Grant; the unlikely hero

ISBN 978-7-5447-5131-5

I. ①尤… II. ①柯… ②李… III. ①格兰特, U.S. (1822 ~ 1885) — 传记 IV. ① K837.1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9389 号

ULYSSES S. GRANT by Michael Korda

Copyright © 2004, Success Research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Phoenix-Power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101 号

书 名 尤利西斯·格兰特传

作 者 [美国] 迈克尔·柯达

译 者 李曦华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王正磊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22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131-5

定 价 2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致玛格丽特，献上我对你的爱——

致克里斯多夫·洛德、罗杰·库珀和罗素·泰勒，
纪念匈牙利十月事件。

老年人记性不好：可是他即使忘去了一切，
也会分外清楚地记得，
在那一天里他干下的英雄事迹。

——《亨利五世》，第三场第四幕

我不怎么读名人生平，因为传记作家对名人一生中的发轫期大多缺乏到位的描述。我想知道的是，他们在孩童时期都做了些什么。

——尤利西斯·S. 格兰特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33
第四章.....	55
第五章.....	71
第六章.....	95
第七章.....	111
第八章.....	133
第九章.....	161
第十章.....	171
尾 声.....	179
引文注释.....	189

第一章

2003 年的夏天，在尤利西斯·S. 格兰特倾其一生使之重新团结起来的国度里，关于他的新闻再次铺满每一个角落。格兰特的一些子孙、大部分较为严肃的媒体还有格兰特纪念馆协会的人，全都极力反对流行歌星碧昂斯·诺斯将位于纽约河边公园的格兰特墓当做其 7 月 4 日全国转播的演唱会的背景。碧昂斯的表演素来簇拥着“一大群几近赤裸的舞者”，她的这一场演出也将会是喧嚣且情欲满满的。¹

可是，碧昂斯本人和她的粉丝们几乎都不知道格兰特究竟何许人，也不明白人们为何对像在格兰特墓前穿着性感地高歌辣舞，有喧闹的人群观看这样的“小题”如此“大

作”。而《纽约时报》曾指出格兰特墓一度是比自由女神像更受游人关注的旅游景点。格兰特家族中的几个成员这些年一直坚持要把格兰特将军以及夫人朱莉娅的遗骸从墓园里迁走，理由是这里年久失修，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事实上，除了他们之外，公众为此事表现出来的愤慨非常有限。《时报》甚至感到有很大必要对这位总统发出点蔑视意味的评论：“他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位声名响亮的人物了。”而格兰特 58 岁的曾孙查普曼·福斯特·格兰特对碧昂斯的演唱会却有另一番见解，他评论道：“天知道呢，要是老头子还在世的话，他或许也会喜欢。”

就我们知晓的格兰特夫妇关系情况来说，一如他尊崇的林肯总统，格兰特同样深爱着自己的妻子，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尽管朱莉娅认为自己和自己家族的社会地位远高于格兰特，且她的这一想法从不羞于为外人所知。格兰特夫人与林肯夫人一样，她的个人魅力（若曾经有过的话）其他人都看不出在哪里，但她那忠实的丈夫格兰特却对其心心念念，所以格兰特自己也不太可能去欣赏碧昂斯在他墓前的演出。而且在众人眼中，在漂亮、穿着性感甚至裸体的女孩这一点上，朱莉娅对丈夫的管束可是十分严格的。

格兰特本人一直有酗酒的毛病，而多数美国人还能铭记至今的，可能也就剩下他的酒鬼形象了。印在 50 美元纸币上的格兰特头像亦是一副忧郁、无精打采、稍露内疚神情的模样，像足了一名阴沉的宿醉者。不过，他一生中却

未发生过任何性丑闻。这让人想起诗人拜伦嘲讽乔治三世的名句：

他拥有着最不常见的家庭美德，

那就是坚贞不移地忠于一个糟糕而丑陋的妇人。

格兰特不仅家庭生活无可指摘，还非常不喜欢让自己变得惹眼。他说话轻柔，不爱言语，惯于沉默，易受伤害，容易感到局促不安，可说是最不像战争英雄。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被李将军彻底击败的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将军，留着一副浓密而神气活现的连鬓胡子，其个人魅力使得这一造型为人们所熟知，他的名字（Burnside）也就因此成了英文中连鬓胡子（sideburns）的由来。但是并没有以格兰特的名字命名的任何东西，就连不幸的约瑟夫·胡克（Hooker）将军（伯恩赛德的接任者，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被李将军打败）的名字也被当成了妓女的标签——据说妓女们曾将他的司令部团团围住。所以，直至今日，妓女依然被人们称为 hooker，而很多人压根就没有听说过胡克将军本人。格兰特矢志成为最普通、最低调的人，从很大程度上讲，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就将军本人而言，碧昂斯是黑人，而且她的演唱会吸引了数千名观众前来欣赏，这一事实带给他的震惊可能远低于《纽约时报》所报道的她那几近裸露的穿着或是情欲满满的舞蹈。或许，除了林肯以外，格兰特为摧毁美国南

部的奴隶制所做的努力比任何人都多，但他与林肯总统一样，对黑奴的看法受到了自身种族及时代的影响。不过，他的行事方法全都印刻着与生俱来的良好风度、谦恭态度以及强大的忍耐力。在那个年代里，很少有将军会在自己的部属中任用美洲土著军官，而格兰特却反其道而行，这也是典型的格兰特做法。而且身为总统的他还谴责政府官员们剥削印第安人的行为。在他看来，卡斯特将军在小比格霍恩河战役中的遭遇也似乎是罪有应得。

即便格兰特在白宫及卸任之后也犯下了不少政治、金融决策错误，但不管从私人角度或是基于工作角度，他对卡斯特的评价素来很低。众所周知，他对民众的看法也过于乐观。可他对将才的判断一直极其客观且精准。许多事情格兰特都无法给予定论，但他有着惊人的识人能力，总是可以一眼看出空有其表、无能、鲁莽的将军。所以，当听到卡斯特败给北美印第安人部落首领“坐着的公牛”和“疯马”之手的信息时，格兰特丝毫不感到惊奇、震惊，与其他美国人的反应截然相反。

对于家族成员一直试图将格兰特夫妇的遗骨从破败的墓中迁至其他地方的长期“奋战”，格兰特会持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一点很难揣摩。这场“作战”没有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如果将格兰特夫妇的遗骨从在纽约的墓中迁出，人们不知道还有哪里可以作为他们的安息地。由于那次惨痛的判断失误几乎将离开战场后的格兰特打垮，他和夫人选择了纽约作为安息地。而这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喜欢华

盛顿。在格兰特两届总统任期内，他并没有对华盛顿做出什么贡献，到头来，他们对华盛顿也没有什么感情。伊利诺伊州的加利纳却似乎太过于偏远荒僻，不能作为埋葬这位伟人的地点，而且它给格兰特留下的快乐回忆甚至比华盛顿还少。

1854年，格兰特结束了自己那伴随着质疑声音的上尉生涯，居住在加利纳。他的酗酒习惯已然传为了城里的热议话题，所以他只能屈就在父亲的制革厂，当一名办事员，这让他感到非常丢脸。所以，加利纳也不会自荐成为格兰特这位继华盛顿总统之后最受尊敬的美国将军，甚至可能是19世纪最伟大的美国人的最后安息地。

虽然格兰特在西点军校里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时光——他起初也从不踏足这里，不过他仍试图将之选作自己的安息地。但当意识到他的夫人无法与他一起长眠于此时，他便毫无疑问地放弃了这一想法。每逢与妻子分开，不管时间长短，他都没有开心过，这也是他偶尔纵饮的原因。所以，他肯定不会葬在妻子无法陪伴在侧的地方。

在面对别人提供的理财计划时，格兰特一直是一个极易上当的傻子。所以他轻易相信了所谓的“纽约上西区的优点”，这实在没有什么好惊奇的。19世纪末，上西区被吹捧为未来的城中上流社区。房地产发展商指出这里可以俯瞰哈德逊河，足够成为纽约城中富贵荣耀的居住地。事实上，在一段时期里，这一说法也似乎是正确的，当时的上西区可与巴黎十六区平起平坐，甚至还有额外的优势，

那就是绝佳的河景视野。在滨河路与西 122 街交口处的滨河公园，可以俯瞰哈德逊河，这里似乎就是建造一座可与拿破仑墓相提并论的陵墓的理想地点。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西方第二大陵墓（第一大墓地为加菲尔德总统^①之墓，奇怪的是，加菲尔德总统的名气却远远小于格兰特）^②。

建造“格兰特将军国家纪念馆”^③（格兰特墓的官方名称）所需资金募集自 9 万多名感恩的同胞，资金总数达到 60 万美元。在那个时代，这是为公共纪念堂筹款总额最高的一次。逾百万民众一道目送总统遗体运送至此，人群排起了超过七英里的长队，其中显贵名流占了 6 万人，包括格罗夫·克利夫兰总统、两位卸任总统、美国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以及无数将领（其中包括联邦军将军约瑟夫·E. 约翰斯顿和西蒙·玻利瓦尔）。毫无疑问的是，这里绝没有“情欲舞蹈”上演。

我们可以原谅格兰特家族无法预见上西城不能兑现其承诺，毕竟精明的小约翰·D. 洛克菲勒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在那里建造了河滨教堂，而威廉·鲁道夫·赫斯特也一样兴建了无数可俯瞰哈德逊河景的顶层公寓。但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却摆在那里，倘若不是格兰特家

① 加菲尔德总统，即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James Abram Garfield, 1831—1881），美国第 20 任总统（1881 年 3 月—1881 年 9 月）。

② 原文注：格兰特极少说别人坏话，却把加菲尔德评价为“一个和蚯蚓一样没有脊梁的人”。

族固执己见，格兰特之墓可以建在华盛顿特区，与华盛顿、杰斐逊以及林肯三位总统之墓相邻。

格兰特纪念馆地处高位，本身又十分高大，再加上规则有序的多利安圆柱，本可以获得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细心维护，使之崭新如初、熠熠生辉，就算在今天也应该有许多小学生和游客愿意排队等候参观。但是事实是，它紧邻西城高速公路，不协调地被一段亮红色的蜿蜒的墙壁围住——这是一个可怕的“社区项目”。而且纪念馆正位于一片以毒品交易、黑帮冲突、紧张的种族局势和抢劫出名的区域中央，许多纽约人总是极力躲开这一路段。

纪念馆与其他类型的房地产一样，区位就是一切，可格兰特家族在房地产上所做的选择一如理财事务之不幸。在最近一次清理与修缮工作（其费用将近 200 万美元）之后，格兰特墓至少摆脱了污垢以及将它当成落脚点和厕所的流浪汉们。虽说明显的建筑上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它还是又旧又破。格兰特作为同时代中最受尊敬的美国人中的一位，同时也是全美最善于倾全国之力于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其纪念馆的现状实在有违常理。

关于自己的纪念馆，格兰特提出的系列想法全都令人惊讶，特别是他一向为人谦逊、不修边幅、谦和、易受骗——现代传记作者热衷于将他和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县会面的形象放在一起对比：李将军身着制服，佩戴肩带，佩剑华丽；而格兰特身穿“列兵制服”，衣服皱起且沾有污泥，并未携带佩剑，肩章上的三颗星是唯一能将他与普通士兵

区分开来的特征。但与格兰特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这也是一个被人误解的形象。他当年的照片清晰地展示出一点：他并不是一位“衣着讲究”的将军，但他也甚少穿列兵制服。他似乎偏好深蓝色西装搭配长外套和马甲，佩戴美军镀金圆形徽章和常规肩章——实际上，这样的制服与李将军在非正式场合穿的并无不同，只不过李将军的那套是灰色的。当然，格兰特并不经常带着佩剑，李将军也一样，他在阿波马托克斯县时身带佩剑只不过是认为自己有义务将佩剑交予格兰特，以作为投降的象征。

事实上，这只是人们对格兰特那公认复杂，甚至可以说神秘的性格的众多误解之一。关于李将军，诚如大家所见，他是一名骄傲的、有教养的军官，一名剑客，一名天生能令人顺从的指挥官。至于格兰特，你所见的不过是他希望你了解的——一个简单、普通的男人，从不故作文雅，亦不自负于自身军事魅力。而事实上是，格兰特从不将自己视作一个“简单”或“普通”的男人，对于自己的军衔、社会地位以及指挥天赋，他总是有着强烈的认知。格兰特爱戴宽边软帽，雪茄不离手，靴子常沾满污泥。他并不是在装腔作势，就如艾克^①不喜在制服外套佩戴绶带，蒙蒂^②

① 艾克，即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美国陆军五星上将，第34任总统（1953—1961）。曾担任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军中士兵都称呼他为艾克。

② 蒙蒂，即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 1887—1976），英国陆军元帅，二战时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

虽贵为陆军元帅，却偏好贝雷帽，喜欢以宽松的灯芯绒裤搭配毛衣一样，只是单纯地对军装细节不感兴趣，但对打仗——打胜仗——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却又对炫耀战争兴致寥寥。于他而言，这样做既耗时又费力。

格兰特饱受与战争最无关的病痛——偏头痛的折磨，这件事一点不难想象。他挂心每一处细节，在他将军任期内，没有什么是草率决定的，每一件事都经过精心计划，每一次的提议也都是为了赢取胜利。与威灵顿公爵一样，格兰特并不会与部属分享计划内容，甚至还对总统保密；他专注于计划，在脑海中模拟执行，关心供应与后勤的细枝末节，然后静待时机付诸实施，而这期间他并不会为人所催促或是被施加压力。至于他朴素的制服穿着风格，我们应该记得，即使曾无数次穿上整套英国陆军元帅制服、别上所有的勋章和奖章、为自己留下画像，身为贵族的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之役时，也只是头戴黑色三角帽，身着朴素的深色大衣，并没有别上金饰带或奖章。由此可见，格兰特绝不是史上唯一的认为思想重于外在的将军。

与此同时，格兰特所有品性中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或许是敏感，这或许与虚荣或自尊有关，但更与他在孩童时期被人低估以及日后常被自觉比其优秀的人看轻的经历所带来的恐惧感有很大关系。

格兰特邋遢，表面上看起来性格很好，但如果真的有人蔑视他的话，他绝不会轻易原谅。在西点军校的时候，他和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后来的联邦军将军，在葛